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初探

·方旭飞

内容提要 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是当代拉美左翼政治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形式包括印第安人运动、农民运动、失业工人运动、公共部门抗议活动等。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真正民主为主要诉求；以族群认同为基础形成新的参与主体；采取参与制民主组织和管理模式；一般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土著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拉美社会运动是当代拉美左翼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左翼政党、左翼政权共同构成了拉美左派的三大主体，对拉美各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拉美社会运动，也面临如何处理与左派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以及内部分歧等问题。

关键词 拉美 社会运动 左翼政治

一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运动是指具有某种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部门或群体通过体制外集体行动的形式，试图由下而上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实现自身权益。社会运动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群体性，具有相当规模，参与人数众多；二是部门性，参与者往往集中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部门、民族或种族，具有先天的、鲜明的、持续的集体认同感和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三是斗争方式以体制外抗争为主，参与者或其所属的社会和经济部门、民族或种族在现行社会结构和体制中处于某种程度的弱势，其权益受到侵蚀，因此主要通过游行、罢工甚至武装起义等体制外的形式抗争。

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影响日益彰显，经济增长有限，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广大民众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在此背景下，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真正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左派社会运动掀起新高潮。正如美国著名左派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所言，拉美地区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社会动员、工人罢工、侵占他人土地以及在新自由主义选举后出现的地方骚乱等”。这些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包括印第安人运动、农民运

动、失业工人运动和公共部门抗议活动等。

（一）印第安人运动

大规模的印第安人运动主要发生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印第安人口较多的国家，其主要诉求是国家从宪法和其他法律层面承认印第安民族的基本地位，赋予其政治和公民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领地权、选举权、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等等。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是此类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州发动起义，占领一些重要城市，发表《第一次拉卡多纳森林宣言》。宣言要求保障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工作、土地、住房、食品、医疗卫生、教育、自治、自由、民主、正义以及和平等基本权利，要求选举过程公正，停止革命制度党一党统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1996年2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政府达成《圣安德列斯协定》

美国学者托马斯认为社会运动具有6个元素：为那些被排除在既存政治体制之外、或是在政治体制之内感受不到政治效能感的人民代言；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改变权力分配及运作的公共需求；非常松散的组织结构；反政治的立场；体制外集体行动（如抗议、静坐、消极抵抗，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明确的领导者。台湾学者苏彦斌则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种具有共同理念的理性集体行动，这种行动为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人代言。社会运动具有非正式的互动网络，会视情形运用体制外的集体行动策略，由下而上地挑战既存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而促使社会变迁，创造新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典范”。参见 Clive S. Thomas, *Political and Interest Group: Shaping Democracy Governanc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1, pp. 1 - 23; 苏彦斌：《墨西哥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台北，台湾国际研究学会，2006年，第36页。

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主编，江心学译：《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页。

收稿日期：2009-04-10

作者简介：方旭飞，女，200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即《关于印第安民族权利与文化的协议》，就印第安人实行自治、参与政治和保护印第安人权益、承认和尊重印第安文化等方面作出规定，试图在国家与印第安土著居民之间构筑一种全新的关系。十多年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萨利纳斯、塞迪略、福克斯、卡尔德隆等历届政府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谈判，推动协议真正实施，切实保障印第安人的权益。总体而言，当代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组织水平较高，规模较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如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委内瑞拉全国印第安人理事会等。

（二）农民运动

土地问题是拉美地区的痼疾，并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下更趋突出，无地农民要求开展土地改革，实行土地再分配的呼声非常强烈，很多国家都出现大规模农民运动，尤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兴起于1984年，13个州的100多名农业改革运动的代表在帕拉纳开会，确定采用“无地农民运动”这一名称，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取土地的活动。1985年、1990年、1995年和2000年，无地农民运动先后召开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提出“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民主”“占领、反抗、生产”“人人为了土改而战”“土地改革：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的巴西”等口号。2007年6月11~15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巴西利亚举行，17 500个农民、21个农民组织和3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提出“土地改革：为了创造社会公平和人民主权”的主题。无地农民运动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强行占领土地（主要是无人开垦的土地，包括被大地主圈占的闲置土地以及公共用地），然后迫使政府征购所占土地，安置无地农民，使占地行为合法化；在其强占的土地上改进生产方式，在建立的定居点内发展教育。截止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已占据2 200公顷土地，建立5 000个临时营地，安置了200万人。

（三）失业工人运动

失业工人运动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发起的集体抗争，典型例子就是阿根廷的皮克特（piquetero）运动。皮克特运动是阿根廷失业工人在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切断交通，因此也被称为“断路者”运动。1995年，皮克特运动开始在内乌肯市等地出现，此后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一度形成四大集团，即“争取土地和住房

联合会”“阶级主义战斗派”“全国皮克特集团”“阿尼瓦尔·贝罗恩失业工人联合会”。这些集团都建立了众多基层组织，因而具有相当的政治动员能量。2001年年底，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皮克特集团发动大规模群众斗争，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公共部门雇员争取权益的斗争

在医疗卫生部门，雇员要求增加工资，增加医疗卫生预算，改善就业条件，反对随意解雇雇员。在教育部门，各级学校教师要求增加工资，支付欠款，提高教育预算，拒绝教育产业私有化。2006年4~6月，智利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教师运动，70多万名学生在首都和其他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学校设施，取消全国大学入学考试费，改革教育制度，等等。同年5~12月，墨西哥瓦哈卡州的教师抗议活动持续半年多，罢工教师提出了增加工资、州长辞职等要求，他们一度占领12家私人电台，封锁公路、公共汽车站和报社。

二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主体发生重要变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工会组织是拉美左派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城乡社会运动的神经中枢。但是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抛进失业大军行列，工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降低。当代社会运动主要以族群认同为基础。族群认同包括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也包括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基于共同缺乏的族群认同，如缺乏土地的认同、缺乏住房的认同等。传统上不被包含在工会之内的社会阶层成了社会运动的主体，如印第安人、无地农民、失业工人或非正规部门工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成为当代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正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何塞·塞瓦

马丽雅：《第五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大会纪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91~192页。

江时学主编：《阿根廷危机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5~176页。参见Julio Burdman，“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icketers’”，<http://nuevamayoria.com/english/research/ifrsociedadhome.htm>

内 (Jose Seoane) 所言, 源自农村的社会运动即农民运动和土著人运动不断加强, 往往能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动因 (如私有化、财政调整等) 与更广泛的、对政治体制基础的质疑相结合, 对各国内部和整个拉美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工会运动日益衰退而留下的空白, 被认为不但是“巴西最强有力的民众运动, 而且是世界范围内许多类似组织的典范”, “当代拉美最为雄心勃勃的社会运动”。

(二) 组织和管理模式具有参与式民主特征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普遍重视并采用允许大众参与和决策的民主机制, 以此进行组织并开展活动。在印第安人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 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土著居民在社区会议上商议和决定有关全体居民的生活事务, 如农作物种植、合作社、建立学校、治安等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遵从人民的治理”决策模式, 其主要精神就是“领导人必须绝对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 而不是擅自行动或是任意命令。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充分利用营地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 领导农民在强占某块土地之后建立营地, 长期居住。营地内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职能部门和委员会, 保障生活正常有序。所有入住营地的农民无论老少, 都要参加某个或者某些部门、委员会, 行使一定权利, 履行一定义务, 从而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由于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 营地领导人就通过与他们讨论日常生活, 深入浅出地分析无地农民运动形成和农民贫困的原因。在无地农民运动营地中, “长期受到压制和剥削的人们在各种会议上投票, 自己当家作主”。

更多的妇女积极投身社会运动, 逐渐成长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就有女游击队员。2001年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的印第安妇女埃斯特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从一开始就鼓励妇女参与其中, 她们不但有机会积极投入社会运动, 更有机会进入最高领导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2000年的选举中, 有9名妇女进入了21人组成的全国无地农民运动领导机构。

(三) 一般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

与传统的游击队运动、工会运动以及通过选举表达自己意愿的左派政党不同,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基本上不是为了赢得国家政权。德国学者约翰·

P. 尼尔森 (John P. Neelsen) 把这种社会运动称为“新社会运动”。他指出: “新社会运动动员公众开展大规模行动, 反对某些特定的政策, 向政权机构表明民众对政治和民主的新的理解, 其核心是对政府和国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而不是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或者组织政党来夺取政权。多数社会运动不仅拒绝与任何类型的政党保持公开的联系, 而且拒绝组织自己的政党。新社会运动把政治理解成一种立足基层的永久的参与过程。”这番评论尽管有些过于绝对 (有些新社会运动与政党保持着一定联系, 有些甚至随着形势发展走向组织政党), 但却反映了当前拉美社会运动中表现出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一般而言, 绝大多数新社会运动的确与政党有明显区隔, 不把夺取政权作为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 拉美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就根据自己所属群体的核心利益提出要求, 即使就国家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和设想, 一般情况下也没有政权方面的强烈欲望。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长期拥有武装力量, 在拉美众多社会运动中对国家政权的威胁最大, 最有可能颠覆政府, 从现象上看最接近80年代中美洲国家中旨在夺取政权的游击队组织。但是,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发动起义后一周就发表公报, 明确声明自己与拉美其他国家的游击队完全没有关系, 其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 而是主张当时的萨利纳斯政府下台, 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该组织于1996年发表《第四次拉卡多纳森林宣言》, 声明不以夺取政权作为目标、不登记为政党、不参与任何选举活动的“三不”原则。十多年来, 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坚持这些原则。

Jose Seoane, Emilio Taddei & Clara Algranati, “The New Configurations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 Atilio A. Boron, Gladys Lechini (ed.);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n Hegemonic World*, Buenos Aires,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 CLACSO, 2005, p. 234.

Jan Rocha, “‘Cutting the Wire’: the Landless Movement in Brazil”, in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2003, p. 86.

Cliff Weck, “Movement Histories: A Preliminary Historiography of the Brazil’s Landless Laborer’s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1, No. 1, 2006, p. 199.

Jr. John Womack, *Rebellion in Chiapa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p. 163.

Jan Rocha, “‘Cutting the Wire’: The Landless Movement in Brazil”, in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2003, pp. 88 - 89.

黄汝接编写: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载《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11期, 第18页。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运动逐步发展为政党组织，投身选举，直至上台执政。1986年成立的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是该国最主要的社会运动组织，1996年主导成立了印第安人政党“帕查库蒂克运动”并参与当年大选，赢得了20%的选票和10%的国会议席，领导人安东尼奥·瓦加斯曾担任古铁雷斯政府的内阁部长。玻利维亚最大的印第安人和农民运动组织古柯种植业者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1997年组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并在2005年当选总统。印第安人运动组建政党并参加选举，说明土著居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传统政党失望，希望通过选举代言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四）“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

拉美社会运动的国际合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在不同国家的类似社会运动之间进行，例如各国的农民运动、印第安人运动和失业工人之间相互声援，开展合作。各国印第安人运动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逐渐走向国际合作，协同作战。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协调组织、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安第斯印第安人组织协调集团等组织相继出现。2007年3月26~30日，第三次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民和民族峰会在危地马拉依希姆切举行，来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300多个代表团参会，仅危地马拉印第安部族的代表就达1075人。会议提出“从抵抗到权力”的口号，讨论拉美地区印第安土著社区的主要问题，拒绝美国提出的用粮食特别是玉米大规模生产燃料的计划。另一类合作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汇集起来，共同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政策主张。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不断沟通，积极交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人表示无地农民运动“拥有我们的友谊、爱戴和敬意，同时也有我们的羡慕之情”。在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的过程中，各国各类社会运动加强了协调和团结。“大陆社会联盟”“美洲人民峰会”“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西半球会议”等大陆范围内的协调交流机制纷纷出现。在次地区范围内，也出现了类似组织，例如“中美洲论坛”和“中美洲人民抗议运动”，南共体国家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国家战役”，安第斯地区的“安第斯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动员日”等。

三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的影响

社会运动是当代拉美左翼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左翼政党、左翼政权共同构成了拉美左派的三大主体，对地区政治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社会运动争取和捍卫自身合理权益的斗争促进了社会公正。面对声势浩大的印第安人运动，拉美国家政府不得不作出响应，修改宪法，提升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厄瓜多尔1998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厄瓜多尔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团结的、独立的、民主的、多文化及多种族的法制社会实体”，“国家尊重并鼓励各种语言的发展。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对于各印第安民族，克丘亚语、舒阿尔语及其他古老的语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官方效力”。在国家主要义务的条款里也出现了“国家应加强多样化基础上的民族团结”、保护自然及文化资源、根除贫困、反对腐败等重要内容。哥伦比亚（1991）、墨西哥（1992）、巴拉圭（1992）、秘鲁（1993）、巴拿马（1994）、阿根廷（1994）、尼加拉瓜（1995）等国宪法也作了类似规定。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以一种特殊的推力，推动政府征用闲置土地向农民分配。1996年无地农民与军警在帕拉州爆发流血冲突后，卡多佐政府不得不用180万美元征收了冲突地区的5900公顷土地，将其分配给200户无地农民。卢拉政府上台后继续这一进程，到2005年就安置了10.8万户农民家庭。目前，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依然把加速国家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给农民为己任。

其次，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对拉美各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长期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左派政党上台执政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成为其在选举中重要的“票仓”。一些社会运动公开支持左派政党的候选人，起到了“辅选”作用，也为赢得选举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在2002年的选举中得以胜出，无地农民运动功不可没。厄瓜多尔左派领导人古铁雷斯2002年当选总统也得到印第安民族联合会的鼎力支持。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原来就是印第安运

刘承军：《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崛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42页。

“Aims in Conflict with Political Alignments”，in *Latin American Special Report*, December 2005.

动的领导人。左倾化浪潮中上台的左派领导人，几乎都得到了本国主要社会运动的支持。墨西哥民主革命党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在 2006 年大选中未能胜出，与他没有得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支持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在推翻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权方面也有不容小觑的能量。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领导的社会运动先后在 1997 年、2000 年和 2005 年迫使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哈米尔·马瓦德和卢西奥·古铁雷斯政府下台。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有着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雄心壮志，但是也面临难以回避的问题。印第安人运动、农民运动、失业工人运动、公共部门抗议活动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会相互支持。一种类型的社会运动爆发并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后，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很可能也参加进来，共同反对政府。但是，社会运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在“身份认同”和基本诉求上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异。甚至在同一个人社会运动内部，也存在着不同阵营，例如皮克特运动内部就存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分歧。这种分歧削弱了社会运动的整体力量，不利其发展壮大。

整体考察拉美左翼运动，社会运动与左派政党、政府的关系也复杂微妙。与政党相比，拉美社会运动组织松散，体制化水平较弱，其主要诉求的实现离不开政党或政府。在当前左派政党纷纷上台的背景下，社会运动更要理顺与左派政党和政权的关系。左派政党尽管在政治理念和倾向上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有较多共同语言，但是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就会有本能的警惕和防范。目前多数左派政府对待社会运动的态度比较温和，但是作为体制外力量的社会运动与政府客观地存在矛盾冲突。左派政权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运动的要求，而社会运动也会因此而一如既往地开展抗议活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2006 年还支持卢拉连任总统，但 2007 年召开第五次大会就不邀请卢拉参加，双方围绕土地改革、生物燃料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巴拉圭左翼总统卢戈 2008 年上台后不久，就因未能完全履行竞选承诺而遭遇农民抗议。2009 年 3 月，全国农民联合会组织 1 万名无地农民游行到首都亚松森，要求政府实行土地

改革。左派政党上台执政后，一般都会不同程度地从在野和竞选时的激进立场上后退，社会运动与其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前者后退步子越大，双方矛盾也会越尖锐。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是各类社会运动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仍占据主流的历史时代，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到底能走多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和调整，是否会衰落都有待观察。

主要参考文献

1. 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主编，江心学译：《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2. [墨]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著，王银福译：《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 Richard Stahler - Sholk, Harry E. Vanden, Glen David Kuecker,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sistance, Power and Democra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NC, 2008.
4. Richard Stahler - Sholk, Harry E. Vandem, and Glen David Kuecker,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153, Vol. 134, No. 2, March 2007.
5. Cliff Welch, "Movement Histories: A Preliminary Historiography of the Brazil's Landless Laborer's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1, No. 1, 2006.
6. Atilio A. Borón, Gladys Lechini (eds.),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n Hegemonic World*, Buenos Aires,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 CLACSO, 2005.
7. Kees Biekart, "Seven Theses on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A Tribute to Andre Gunder Frank", in *Revista Europe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 79, Octubre de 2005.
8. Jan Rocha, " 'Cutting the Wire': The landless Movement in Brazil", in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2003.
9. James Petras, *The Left Strikes Back: Class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Westview Press, 1999.
10.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责任编辑 张颖)